

诸神之争

——当代中国公共领域中的信仰冲突

郁喆隽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200433 上海)

摘要:宗教世俗化理论中的私人化命题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在世界范围内,公共领域中的宗教也日益引发学术争议。本文试图借助马克斯·韦伯“诸神之争”的理论视角,通过对四个案例的分析——包含了基督徒、文化传统主义者、佛教徒和非宗教信仰徒之间的论争——来揭示当代中国的信仰冲突状况;进而在此基础上,分析其背景、机制、特征和社会结果。

关键词:诸神之争、信仰冲突、公共领域中的宗教、世俗化、文化多元

作者:郁喆隽 博士,上海市邯郸路220号,光华楼西主楼23层,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邮编:200433。电子邮件:yuzhejun@fudan.edu.cn; yuzhejun@gmail.com。

昔日的众神从坟墓中走出来,由于自己已遭除魅,他们不再表现为拟人的力量。他们企图再次主宰我们的生命,并且又一次展开了他们之间的永恒争斗。……我们的文化命运已经注定,我们将再度清楚地意识到多神才是日常生活的现实。

——马克斯·韦伯^①

一、理论背景

虽然宗教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理论范式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宗教社会学界受到了理论和经验的双重挑战,但一直要到“9·11”事件发生之后,宗教问题才重新引发了大众媒体以及宗教社会学专业领域之外广大学者的广泛关注。在过去的十年中,一方面“非世俗化”(de-secularization)、去私人化(de-privatization)等术语占据了主流学术刊物和著作的标题;^②另一方面,各大宗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可见度也逐渐增高,一些宗教团体抵制被边缘化和私人化的趋势,有意识

^① 马克斯·韦伯 *Makesi Weibo (Max Weber)* 著,《韦伯作品集I:学术与政治》*Weibo zuopinji I: Xueshu yu zhengzhi* [Collection of Max Weber I: Academy and Politics], (桂林 Guilin: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04),180-1。

^② 参见:Berger, Peter L. "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 A Global Overview." In *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 Resurgent Religion and World Politics*, edited by Peter L. Berger. Grand Rapids, Mich.: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 1999; Casanova, Jose. "Private and Public Religions." *Social Research* 1 (1992): 17-57; Knoblanch, Hubert. "Der Mythos der Entzauberung, Die Populäre Religion und das Ende der Privatisierung." In *Alliierte Im Himmel: Populäre Religiosität Und Kriegsefahrung*, herausgegeben von Gottfried Koef, (Tübingen: Tübinger Vereinigung für Volkskunde, 2006),371-90。

地进入或者重返公共领域。近来的有关宗教与公共领域的讨论吸引了一些国际大牌学者的参与。尤尔根·哈贝马斯、约翰·罗尔斯和查尔斯·泰勒均对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③ 这些学者的关注也是双重意义的：一方面，他们试图纠正我们继承自启蒙时代的世俗主义（secularism）立场^④——即认为宗教应当受到世俗政权的限定和管制，宗教在本质上是与公民的公共生活格格不入的。他们提醒我们，理性和信仰并非如此截然对立，耶路撒冷与雅典的相遇与融合构成了西方文明的主线。宗教传统可以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精神资源，用以反思人类当下的处境和困局；另一方面，在宪政、自由以及文化多元的前提下，他们对宗教信仰进入公共领域保持充分的审慎态度，希望通过设定各种“门槛”来防止宗教可能引发的“副作用”，例如非理性的论争、族群分裂、宗教冲突等。^⑤

20世纪60年代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以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开启了当代西方对“公共领域”（Öffentlichkeit/public sphere）的讨论。^⑥ 但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的源头可以追溯古典时代。可以说，有关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讨论基本上是在西方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实践之上的。对于“公共领域”概念是否能够用于理解和分析中国历史或当下，始终存在巨大的争议。相关学术讨论曾经在世纪之交引发了两次较为集中的辩论：第一次是1993年《现代中国》（*Modern China*）上有关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专辑；^⑦第二次是中国本土刊物

③ Habermas, Jürgen. "Religion in the Public Sphere."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 (2006): 1-25; Habermas, Jürgen. "Ein Bewußtsein, von dem, was fehlt." *Neue Zürcher Zeitung*, 10 Feb. 2007; Habermas, Jürgen. "'The Political': The Rational Meaning of a Questionable Inheritance of Political Theology." In *The Power of Religion in the Public Sphere*, edited by Eduardo Mendita and Jonathan Vanantwerp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15-33. 该文中译本见：哈贝马斯 Habermas [Habermas] 著，郁建勇 Yu Zhejun 译：“政治性”：政治神学可疑遗产的合理意义 Zhengzhi xing; Zhengzhi shenxue keyi yichan de heli yiyi [Politiconess; The Reasonable Meaning of Doubtful Heritage of Political Theology]，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Dangdai guowai Marxizhu yi pinglun* [Review on the Contemporary Foreign Marxism]，第10期 [No. 10]，2012，329-344; Rawls, John. *The Law of Peopl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Taylor, Charles. *The Secular Ag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④ Taylor, Charles. "Modes of Secularism." In *Secularism and Its Critiques*, edited by Rajeev Bhargava,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1-53.

⑤ Audard, Catherine. "Rawls and Habermas on the Place of Religion in the Political Domain." In *Habermas and Rawls: Disputing the Political*, edited by James Gordon Finlayson and Fabian Freyenhage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1), 224-46. 另参见：哈贝马斯 Habermas [Habermas] 著，郁建勇 Yu Zhejun 译，张庆熊 Zhang Qingxiang 校：“《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导论）Zai ziranzhuyi yu zongjiao zhijian daolun [An Introduction: Between Naturalism and Religion]”，载：张庆熊、林子淳 Zhang Qingxiang and Lin Zichun 编，《哈贝马斯的宗教观及其反思》*Habermas de zongjiao guan jiqi sansi* [The Religious Viewpoint of Habermas and its Reflection]，（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Shanghai People Press]，2011），2-7。

⑥ Habermas, Jürgen.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90[1962]).

⑦ 相关论文参见：Madsen, Richard. "The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and Moral Community: A Research Agenda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Modern China* 2 (1993): 183-98; Rankin, Mary Backus. "Some Observations on a Chinese Public Sphere." *Modern China* 2 (1993): 158-82; Rowe, William T. "The Problem of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odern China* 2, (1993): 139-57; Wakeman, Frederic. "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 Western Reflections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Modern China* 2 (1993): 108-38; Huang, Philip C. C. "'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 in China?: The Third Realm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Modern China* 2 (1993): 216-40.

《历史研究》的讨论。^⑧ 这两次集中讨论均没有得出最终的结论,中外学者对于“公共领域”是否能用于中国语境始终表示莫衷一是。因此,本论题——当代中国公共领域中的宗教——从一开始就面临双重的困难。本文无意认为,“公共领域”概念可以不加反思地直接应用于中国语境。但其对立面——认为中国因为其特殊历史、文化乃至国情可以免于任何西方理论的分析——所蕴含的“中国例外论”(Chinese Exceptionalism)可能是更为不可取的。但本文也清醒的意识到,由于主导意识形态、宣传管控等实际因素,当下中国的公共领域依然是十分有限和脆弱的。同时,由于近几年来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SNS)的崛起,发言门槛降低,信息发布和传播更为便捷。以往那些无法进入正式公共领域的信息,得以出现在网络平台上。虽然和传统的公共领域相比,网络的虚拟空间还因为匿名、无法辨识信息证伪等因素而常常被人诟病,但从信息内容和传播形式方面而言,不失为一种替代性的公共领域(alternative public sphere)或准公共领域(semi-public sphere)。

二、案例与分析

本研究将选取近年来的四个案例来对当代中国公共领域中发生的信仰-世界观冲突进行阐释。其中的一些案例最初出现在传统公共领域的载体之中(例如报刊杂志等平面媒体),然后在新媒体(例如网络论坛、微博)上得到传播与评论,并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关注度较高的议题。还有一些案例自始至终都是在新媒体平台中传播的。但本文认为,类似社交网络这样的新媒体已经成为当代人重要生活方式,虽然在受众文化程度、年龄等社会要素上与人群整体有所差异,但不容否认的是,这些案例中的讨论乃至论证最终将产生网络之外的实际社会影响。

由于本文所探讨的案例多具有争议性,为了避免个人信仰-世界观立场影响分析的中立性,本文将采取马克斯·韦伯“价值判断无涉”(Werturteilsfreiheit/value free)的立场。^⑨ 换言之,本文无意评价具体个案中每一方立场的优劣高下,即不进行价值判断,而着眼于分析其形成的社会背景、原因、各方的立场差异及其社会影响、功能。

1. 曲阜圣三一堂重建事件

2010年12月山东曲阜传出要建教堂的消息,距离孔庙仅3公里距离。该教堂计划高度为41.7米,超过了24.8米的孔庙。而设计容纳3000人被认为是暗喻孔子3000弟子的意思。不久之后,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祥龙、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颜炳罡、

^⑧ 相关论文参见:马敏 Ma Min,“商事裁判与商会——论晚清苏州商事纠纷的调处 Shangshi caipan yu shanghui - Lun wan Qing Suzhou shangshi jufen de tiaochu [Commercial Judge and Commercial Association - On the dealing of commercial conflicts of Suzhou in the late Qing]”,刊:《历史研究》Lishi yanjiu [Historical Study],(第1期,1996),30-43;王笛 Wang Di,“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 Wan Qing Changjiang shangyou diqu gonggong lingyu de fazha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field in the upper part of Changjiang Rive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刊:《历史研究》Lishi yanjiu [Historical Study],(第1期,1996),5-16;朱英 Zhu Ying,“关于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 Fuanyu wan Qing shimin shehui yanjiu de sikao [A thinking about the research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刊:《历史研究》Lishi yanjiu [Historical Study],(第4期,1996),122-136。

^⑨ 德语中的“价值判断无涉”其实由三个词组成:价值(Wert)、判断(Urteil)和无涉(Freiheit)。该词一般被翻译为英语的Value free或value neutrality。但这些翻译均会引起一些误解:前者省略了“判断”。韦伯并不认为文化科学可能全然脱离价值,他非常注重所谓的“价值关联”(Wertbeziehung)问题;后一种翻译中的“中立”(neutrality)让人联想到国际政治中的中立概念。但是“无涉”是不进行价值判断的意思,并非一种“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立场,也不是寻求妥协的态度。也有学者将价值判断无涉翻译为“价值阙如”。韦伯有关价值判断无涉的论述主要参见:韦伯 Weber [Weber],“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 Shehuixue yu jingjixue de ‘jiashi que’ de yiyi [The meaning of the absence of value in Sociology and Economics]”,载:《社会科学方法论》Shehui kexue fangfa lun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s],(北京 Beijing: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The Press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1999),111-49;以及《学术与政治》Xueshu yu zhengzhi [Academy and Politics]一书。

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主任陈明等 10 位知名学者联名签署的反对信,并认为建该教堂伤害了儒家文化信众的情感,建议停建该教堂。有意思的是,在 2010 年 9 月召开的首届尼山论坛上,以“和而不同与和谐世界”为主题,展开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对话。^⑨

本文认为,曲阜圣三一教堂重建事件反映出了当代中国公共领域中文化传统主义者(cultural traditionalist)与基督徒群体之间的张力。一方面,近年以来有一些知识分子认识到,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过于激进的批判导致了当下国民的“精神断根”状况,由此提出要回到传统中去寻找资源来克服当下的精神危机以及道德沦丧等社会问题。在这一背景中,出现了汉服和读经等运动。另一方面,民众产生了一种印象,即基督教(尤其是新教的家庭教会)在中国城市和农村快速发展。虽然中国基督教的绝大多数信徒和神职人员都是中国国民,但由于在近代历史叙述中,传教士和殖民主义、不平等条约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基督教的神哲学体系并未完成本土化,广大民众乃至知识分子仍然倾向于给基督教贴上“洋教”的标签。文化传统主义者担心,随着基督教的快速“扩张”,中国将被洋教所“占领”,中国本土文化将面临危机。似乎佛、道教徒和当代儒家知识分子构成了一种“想象的联盟”,将基督教作为“假想敌”,来抵抗后者的传播。可以说,曲阜教堂事件其实折射出的是当代中国人深刻的文化身份危机。其实体现了文化传统主义者在焦虑中,不得不采取以攻为守的姿态。同时,文化传统主义者也面临自身的困难。五四运动以后的愈来愈激进化的反传统主义,加深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断裂,使得他们所希望的“文化复兴”更为困难。传统智慧如果不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也无法解决当代人生存境遇中的难题。

2. 王菲方舟子之争

2011 年大年初三(2 月 6 日),网友“我执难破”发表微博,感叹一尊木质佛像在大火中完好无损。著名歌星王菲随即转发,并称“无以言表,不可思议,顶礼便知佛尊。”该评论被网友“我是有才哥”转给了方舟子,并向方有何看法,方舟子立即发表评论:“还有无数尊葬身火海的佛像你也别忘了顶礼。谁要觉得这尊佛像不可思议的,拿来点把火试试?”王菲随即响应,质问方舟子:“你想试什么?能不能点着么?”方舟子再次“回击”,表示要用“实验检验传奇”。之后王菲再写了一条微博请方舟子“不要科学地不讲理”。^⑩ 双方“粉丝”随后出现了站队并进行相互言辞攻击,很快演变成了一场鸡同鸭讲的“口水仗”。

本文认为,王菲和方舟子的上述论争具有如下的典型意义——这是当代中国公共领域中宗教信仰和唯科学主义(scientism)者的首次公开对立。王菲作为虔诚的佛教徒是前者的代表;而方舟子因其教育背景和一贯进行学术打假的身份,而是后者的代表。由于近现代思想史上对传统世界观和宗教信仰过于激进的批判,科学技术(以及进步发展)成为了一种替代性的价值,乃至成为了某种形式的“准宗教”。对于唯科学主义者来说,科学自身是具有价值的,是神圣的,是解决一切问题的资源。按照约翰·罗尔斯的定义,这已经成为了某种“综合学说”(comprehensive doctrine)。而作为典型“综合学说”的宗教信仰,一定会对人生、世界、宇宙提出一套整全的解释、意义说明乃至行为指导。而唯科学主义与宗教天然是无法融贯的。在西欧和北美社会中,类似的论争通常表现为关乎公民权利的公共议题,例如堕胎、胚胎干细胞研究、安乐死等。而在当下中国社会中,宗教信仰本身在唯科学主义面前,还需要对其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行辩护,因此尚无法展开有效的、针对公共议题的讨论。

^⑨ 凤凰网 Fenghuang wang [Website of Phoenix];“孔子故里曲阜将建 41.7 米高大教堂 距孔庙仅 3 公里”。<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0_12/23/3664158_0.shtml>, 登录日期 2013 年 5 月 28 日。另参见:南风窗 Nanfengchuan [Window of South Wind];“曲阜基督教堂风波”。<<http://www.nfcmag.com/article/2612.html>>, 登录日期 2013 年 5 月 28 日。

^⑩ 新浪网 Xinlang wang [Website of sina];“方舟子王菲微博‘起火’火缘起‘一尊佛像’”。<<http://ent.sina.com.cn/s/m/2011-02-08/09003225119.shtml>>, 登录日期 2013 年 5 月 27 日。

因此一旦涉及信仰立场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好斗的无神论者(militant atheist)对宗教信仰徒发出的挑战。

3. 吕丽萍孙海英“非同”言论

2011年6月,基督徒女演员吕丽萍在微博公开表示,同性恋行为是“可耻、罪人”等言论。随机引发了不少人的批评。甚至在7月4日中央电视台评论员邱启明在新闻节目中也对此发表评论,呼吁社会名人应当反思并抛弃对“特殊群体”的歧视,尊重每个群体的自我选择。^②不久之后,2011年8月14日,吕丽萍的丈夫孙海英在接受“第二届东方情感文化论坛”的访问时,公开表示:“什么叫同性恋啊,什么叫双性恋啊?这都不是道德堕落、败坏可以形容的,简直是犯罪!这都是违背人性的,都是犯罪!这没有什么好谈的,我决不能认同。中国人谨慎了一辈子,这个问题上倒前所未有的开明起来,说什么要理解,要容许。不行,我坚决不同意!”^③其实从2007年到11年,吕丽萍、孙海英夫妇多次在微博上声称同性恋是犯罪,遭到性别问题研究者李银河的反驳。早已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台湾艺人蔡康永在微博上发表声明,对吕、孙夫妇的“恐同”言论进行了反驳和批评。^④而2011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某场新片发布后,当吕丽萍、孙海英走出会场时,遭到一群的男子举牌抗议抵制。^⑤

本文认为,这个案例体现了宗教信仰徒与(非宗教)社会边缘人群之间的冲突。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具有自身严格的伦理规范和生活方式要求,并对社会之整体具有批判性。但本案例中所涉及的同性恋群体,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据估计在人口的3-5%)。同性恋也是一种无法回避社会现实。吕丽萍和孙海英夫妇对同性恋群体的道德批判所造成的结果是,后者首次以群体的形象在公共领域中登场,并表达了维护自身生活方式和选择的诉求。以吕丽萍和孙海英为代表的基督徒而言,同性恋是信仰和伦理上的“他者”。通过他者可以来界定自我群体的边界,重塑内在的道德规范,并占领道德所制高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基督徒群体和同性恋群体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相对于中国社会之主流,遭受了非常类似的命运——即边缘化和污名化。基督徒群体相对对于中国社会中的非宗教徒、无神论者和其他宗教信仰徒而言,亦是文化和伦理上的“他者”。所以可以说双方作为“他者”的过程中,均没有学会如何与“他者”共处。换言之,在确立自我边界的过程中,宽容、理解等一些本来也包含在基督教精神中的价值,被边缘化了。

4. “法海你不懂爱”风波

2012年底,在湖南卫视跨年晚会上,歌手龚琳娜演唱了一首《法海你不懂爱》被网友称为“神曲”,并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评论。在这首歌曲中有这样的歌词:“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但在佛教界看来,该曲中的“法海”是佛教禅宗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法海禅师。明贤法师随即在其个人博客发表“一位僧人眼中的《法海你不懂爱》”署名文章,希望龚琳娜能够向佛教界道歉,并撤销所有调侃佛教领袖法海禅师的相关资料。^⑥有学者认为,这首歌“戏谑佛教跌破娱乐‘道义’底

^② 网易 Yiwang [website of 126]:“央视批吕丽萍‘非同’言论:同性恋者权利不容侵犯”。<<http://ent.163.com/11/0705/09/786JE5KA000311H2L.html>>,登录日期2013年5月27日。

^③ 搜狐 Souhu wang [website of sohu]:“孙海英炮轰同性恋:‘这都是犯罪’”。<<http://cul.sohu.com/20070810/n251527749.shtml>>,登录日期2013年5月27日。

^④ 网易 Yiwang [website of 126]:“孙海英吕丽萍夫妇的‘恐同’结果”。<<http://ent.163.com/11/0705/20/787NTG4V00034KRR.html>>,登录日期2013年5月27日。

^⑤ 新华网 Xinhua wang [website of xinhuant]:“吕丽萍孙海英被举牌抗议 疑‘反同性恋’遭报复”。<http://news.xinhuanet.com/ent/2011-09/20/c_122057954.htm>,登录日期2013年5月27日。

^⑥ 参见:凤凰网 Fenghuang wang [website of phoenix]:“明贤法师:一位僧人眼中的《法海你不懂爱》”。<http://fo.ifeng.com/news/detail_2013_01/18/21337922_1.shtml>,登录日期2013年5月28日。

线”。^⑥ 北大国学社也对此发表评论,提出“娱乐至死就是世界尽头”的说法。^⑦ 媒体随后也展开了有关娱乐底线的讨论。

本文认为这一案例的典型性在于,这是一次宗教信徒、宗教界与非宗教信徒之间的“认知差异”。这种“认知差异”以如下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佛教信徒和佛教界而言,法海是历史上德高望重的法师,在中国佛教历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一种典型的佛教信仰“局内人”(Insider)的理解;而对非佛教信徒而言,法海的意义是不同的。他们更多地受到通俗文化和民间文学的影响,例如《白蛇传》和《白娘子传奇》之类的通俗文学和影视作品——这是一种典型的佛教“局外人”(Outsider)的理解。他们并不认为,“法海”是佛教专属的人物,甚至也不认为佛教界对“法海”形象具有排他的阐释资格。甚至绝大多数有关这一事件的报道出现在传统媒体的娱乐板块中。可以说,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认知之间有一道鸿沟。龚琳娜虽然在一段时间之后以委婉的方式表达了对佛教信徒的尊重,但《法海你不懂爱》这首歌曲更多地成为了佛教信徒抓住的一条“红鲱鱼”(red herring)。从语用效果来看,在宗教界缺乏固有发言渠道的前提下,佛教界的这次集体讨伐,也达到了发声和正名的效果。他们所实际反对的并非龚琳娜或《法海你不懂爱》这首歌曲,而是佛教自身在商业社会中的庸俗化和商品化。

三、思考和结论

上述的案例为我们标界出在当代中国公共领域中的大致状况。当然,还有引起更大关注的事件和案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无法在此进行讨论。但这些言说和未言说的事件都构成了本文思考的问题意识和现实背景。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官方和国民的思想状况都呈现出逐渐多元和多样化的趋势。这种一种趋势是伴随着经济改革和激烈的社会变革而产生的。一方面,对于国家和执政党而言,原有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在剧烈变化的生存环境面前受到了越来越的挑战。即便始终存在自上而下地来维护或建构一套支配性思想体系的努力,但毫无疑问的是,原本齐一的意识形态已经被打破。虽然目前官方意识形态在形式上依然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但也不得不面对其它众多的思想;另一方面,个体在市场化进程中,自愿或不自愿地脱离了原有国家体制的庇护。前改革开放时代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无法再被个人拿来应对当下的处境。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的复杂化,要想用单一思想来适用所有人群,似乎越来越困难。换言之,每个个人都要重新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这种精神上的重新定位或者适应的特征是个体化——即个体主要按照其喜好来选择新的精神资源有人回到传统文化中去,有人接受拜金主义,也有人则进入宗教(基督教或佛教)来获得资源,以应对新的人生境遇。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历了明显的意识形态分化(differentiation)和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过程。这两个过程为公共领域的形成、扩大创造了框架条件,也成为近几年来宗教复兴(religious revival)的前提。

上述过程的结果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诸神之争”(Kampf der Götter/struggle of gods)状态非常契合。通常认为,韦伯在谈及宗教与现代化的关系时,强调的是“世界的祛魅”(Entzauberung der Welt/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即世界中巫术和神秘的力量被驱除,一切在原则上都变得是可

^⑥ 凤凰网 Fenghuang wang [website of Phoenix],“金易明:龚琳娜戏诸佛教跌破娱乐‘道义’底线”。<http://fo.ifeng.com/news/detail_2013_02/01/21843405_0.shtml>, 登录日期 2013 年 5 月 28 日。

^⑦ 中国民族宗教网 Zhongguo minzu zongjiao wang:“北大国学社:娱乐至死就是世界尽头——评龚琳娜《法海你不懂爱》”。<<http://www.mzb.com.cn/html/Home/report/376660-1.htm>>, 登录日期 2013 年 5 月 28 日。

理解和可支配的。按照这种较强的解读,传统的世界观(尤其是宗教)将无可奈何地衰落。这也成为了二十世纪世俗化(secularization)理论的主要来源之一。但人们往往忽略了韦伯在另一方面的论述。沿着这些论述可以开启一种对韦伯较弱的解读方式:

一件事物,非但其为不美、不神圣、不善,皆不碍于其为真,并且正是因为其为不美、不神圣、不善,所以才为真;这实在是一项日常的智能。各个领域、各种价值的主宰神互相争斗。^{①9}

这就是所谓的“诸神之争”。而对每个人而言,他“必须自己决定,对他来说,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魔鬼。”^{②0}在此意义上,宗教并不会在现代化进程中衰落,而是成为诸多相互竞争、争斗的世界观、价值观中的一方。原本处于支配地位的宗教传统(例如欧洲的基督教)将逐渐失去其核心位置,众多其他世界观(例如无神论、不可知论、虚无主义或唯物主义等)的挑战。而另一个必然后果是价值无政府主义,即任何一种信仰、世界观仅仅是诸多信仰和世界观中的一种。任何单方面地将一种信仰强加于另一种信仰之上的做法,都会被认为是缺乏合法性的“越界”。换言之,在诸种信仰之上并没有一套终极的信仰可以来裁断其他信仰。信仰的世界是碎片化的。

如果从这个视角来反观当代中国公共领域中的宗教,就会发现一些交错、矛盾的特征:首先,和西方宗教出现“信仰但不归属”(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现象形成强烈反差的是,^{②1}当代中国的宗教信徒特别突出归属感。个人的宗教归属感(religious belonging)可能是帮助孤立个人重新定义自身身份、寻找认同感的重要资源。但另一方面,在几乎所有宗教均迅速恢复、发展的过程中,信仰团体的阵营化也日趋明显。在本文所列举的案例中,阵营化体现在与其他信仰群体的论争和冲突中。

其次,由于在中国的国民教育体系中,存在一个明显的缺位——即有关宗教的任何知识性介绍几乎是不存在的。除了极少数大学有宗教学教育之外,一个成年公民几乎没有从其学校教育中接受有关各大世界宗教基本常识(教义、历史、人物等)的机会。这与个人亟须精神资源的状况形成了很大的张力。其结果是一种恶性循环:非宗教信徒对宗教一无所知;一种宗教信徒对其他宗教一无所知;宗教信徒与非宗教信徒之间认知鸿沟十分明显,且有日益扩大的趋势。

再者,在西方的公共领域中,宗教往往能够成为辩论公共议题(例如环保、慈善问题)的主要思想资源。但在中国语境中,宗教信仰还没有为讨论公共议题提供建设性的思想资源,反而宗教信仰和特定的宗教事件本身成为议题。如果每种宗教都坚持自身立场而排斥其他宗教的立场,那么就会陷入一种无法或无效对话的境地。

如果要贯彻韦伯的价值判断无涉原则,本文应当就此打住,但现实的窘迫让人不得不产生如下的期望:即各宗教群体走出信仰的自我中心,借用交往伦理和话语伦理学的资源,来达成某种共识,或至少适应于多元文化条件的共存。

^{①9}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Max Webber) 著;《韦伯作品集I:学术与政治》Weibo zuopin ji I: Xueshu yu zhengzhi [Collection of Webber I: Academy and politics], (桂林 Guilin: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4), 179.

^{②0} 同上 *Ibid.*, 180.

^{②1} 该表述来源于 Davie, Grace. *Religion in Britain since 1945: 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 (Oxford & New York: Blackwell, 1994). 指信众越来越不愿意参与教会活动,但仍然持有某种宗教信仰并认为宗教在其个人生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nglish Title:

Struggle of Gods;of Faith in Public Sphere of Contemporary China

YU Zhejun

Lecturer,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Guanghua Tower (west) 23rd Floor,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220 Handan Rd. Shanghai, China, 20043. Email: yuzhejun@fudan.edu.cn; yuzhejun@gmail.com

Abstract: The privatization thesis of secularization theory has been challenged since last decades. Religion in public sphere is becoming contentious all over the world.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Max Weber's "struggle of gods",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four controversial cases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which include disputes among cultural traditionalists, Buddhists, Christian and non-believers, to reveal the of faith in contemporary China. On that basis, its cultural background, mechanism, pattern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will be discussed.

Key terms: struggle of gods, of faith, religion in public sphere, secularization, multiculturalism